

Alberto Moravia

RACCONTI
ROMANI

罗马 故事

A l b e r t o M o r a v i a

R A C C O N T I
R O M A N I

罗马 故事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沈萼梅 / 刘锡荣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故事 / (意)莫拉维亚著; 沈萼梅, 刘锡荣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 7

ISBN 978 - 7 - 5327 - 7177 - 6

I. ①罗… II. ①莫… ②沈… ③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意大利—现代 IV. I546.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28140 号

RACCONTI ROMANI

Alberto Moravia

© RCS Libri S. p. A. — Milano

Bompiani 1954 - 2012

All rights reserved

All adaptations are forbidden

图字: 09 - 2013 - 218 号

罗马故事

RACCONTI ROMANI

ALBERTO MORAVIA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沈萼梅 刘锡荣 译

出版统筹 赵武平
责任编辑 李月敏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5 插页 2 字数 269,000

2016 年 7 月第 1 版 201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27 - 7177 - 6/I · 4353

定价: 49.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21-59886521

目 录

狂热者 / 1
再见 / 7
五月的雨 / 15
别刨根儿问底儿 / 22
美好的夜晚 / 29
热天里的玩笑 / 36
替身 / 43
丑角 / 51
假钞票 / 57
卡车司机 / 64
有想法的人 / 71
丑陋的人 / 80
中间人 / 88
婴儿 / 96
无头案 / 104
聚餐 / 110
痣 / 117

无奈的施暴者 / 124
挥金如土的人 / 131
倒霉的日子 / 139
首饰 / 147
禁忌 / 154
我不反对 / 162
昏头昏脑的人 / 170
试镜 / 176
吹毛求疵的人 / 184
乡下姑娘 / 192
弄巧成拙 / 200
八月假日里的玩笑 / 208
罗马城的恐怖 / 215
友谊 / 231
人类的祸害 / 239
失误 / 245
老混蛋 / 252
卡特里娜 / 259
“妈妈”一词 / 266
眼镜儿 / 273
中国狗 / 280
马里奥 / 287
没钱的朋友 / 296
汪、汪、汪 / 304

教堂里的小偷 / 313
正好轮到你 / 320
一脸坏相 / 328
倒霉的人 / 336
抽签 / 342
你喝碗汤吧 / 349
乡间生活 / 356
他过的日子 / 363
兜风 / 371
《塔尔赞的报复》 / 379
罗莫洛和雷莫 / 385
屠夫的面孔 / 393
好胃口 / 400
女护士 / 407
财宝 / 413
竞争 / 421
矮个子男人 / 429
看守 / 437
鼻子 / 444
缺乏教养的人 / 451

译后记 / 459

狂热者

七月的一个早晨，我在佛尔利城梅罗佐广场上干涸的喷泉旁那棵蓝桉树树荫下打瞌睡的时候，来了两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让我把他们带到拉维尼奥的海滩去。在他们商议价钱的时候，我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眼：一个看上去约三十五岁，金黄头发，个儿又高又胖，脸上毫无血色，深陷的眼窝里是一双天蓝色的眼睛。另一个比较年轻，褐色的头发乱蓬蓬的，戴着一副骨制框架眼镜，神情懒洋洋的，瘦瘦的，也许是个大学生。那个女人很瘦很瘦，头发披散在那又长又尖的脸上，细长的身体套着一件绿色的衣裳，看上去活像一条蛇。但她那丰润粉红的嘴唇犹如一只樱桃，乌黑美丽的眼睛就像湿润的煤块一样闪光发亮；她看我的那种样子诱惑我接下这笔生意。他们一开价我就同意了；于是他们上了我的车，金黄头发的胖子坐在我旁边，另外两位坐在后面；车开了。

为了走圣保罗大教堂后面那条去安齐奥的近路，我穿过了整个罗马城。在大教堂附近我加满了汽油，然后就一路快速行驶。我估计有五十公里左右的路程，当时是九点半，将近十一点准能到达海

滨，正好赶得上洗个海水澡。我很喜欢那个姑娘，希望能跟她交个朋友：他们不是什么上等人，从两个男人所操的口音听起来像是外国人，兴许是逃难的，就住在罗马附近的难民营里。那姑娘倒是意大利人，而且是罗马人，但她也是下等人：就假定她是女招待或是烫衣女工什么的。我一边这样想着，一边竖起耳朵听，姑娘和褐色头发的男青年在车里又说又笑。那姑娘笑得尤其开心，她总笑，正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她相当粗俗又轻浮，就像一条喝醉了的小蛇。金黄头发的男人听他们这么笑，耸了耸架着黑色太阳镜的鼻梁，没说什么话，连头也没回。不过，只要他抬起眼睛，从汽车的反光镜里或是挡风玻璃上就能一目了然地看清他身后发生的一切。我们走过了特拉皮斯第，驶过了 E42 号街区，一气儿就到了去安齐奥的岔道口。这时我放慢了车速，问坐在我身边的金发男子，他们究竟想去哪儿。他回答说：“到一个没人去的清静地方……我们就想自个儿单独待着。”我说：“这里是长达三十公里的荒凉海滩……你们自己决定吧。”姑娘从后面大声喊：“我们让他决定吧。”我回答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姑娘继续喊道：“让他决定吧。”她哈哈大笑，似乎这句话挺富有喜剧性似的。于是我说：“拉维尼奥的海滩人很多……不过我可以把你们带到离那儿不远的的一个杳无人烟的地方。”我的这些话又引起姑娘的一阵大笑，她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样儿的……你真聪明……你懂得我们的心思。”我不知怎么看这种举动，既令我有点讨厌，又使我抱有一丝希望。金黄头发的不吭声，闷闷不乐的，最后他说：“皮娜，我觉得没有什么可笑的。”这样，我们又启程了。

天气很热，没有一丝风，而且道路亮得耀眼；坐在车子后面那

两个人一个劲儿地说笑，但后来他们又突然沉默了，这就更糟，因为从挡风玻璃上的小镜子里我看到金黄头发的男人直皱鼻子，像是看到了什么令他不快的事。现在道路的一边是光秃干枯的田野，另一边是茂密的灌木丛。车子开到一块上面写着“禁止狩猎”字样的牌子之后，我就放慢速度，调转车头，钻进了一条曲折的小路。我冬天在那儿打过猎，的确很僻静，不熟悉的人根本发现不了。灌木丛后面是松树林，松树林后面就是海滩和大海。据我所知，当年美国人在安齐奥登陆时曾在树林里设过防，现在那里还有当初挖的工事，里面有发锈的铁皮罐头和空弹壳，人们都不去那里，生怕踩着地雷。

阳光灼热，茂密的灌木丛明亮耀眼，在阳光下反射着金灿灿的光。崎岖的小路径直通向前方，然后折向一块林间空地，而后再进入丛林。现在我们看到了在天空随风摆动绿色树梢的松树，透过红褐的松树树干的间隙还可看到那闪闪发光的蔚蓝色的大海。我行车速度很慢，因为在那茂密的灌木丛中我看不清道，很容易把汽车的板簧打碎。正当我专注地看着小路时，那个金黄头发的男子突然全力猛击了我一下，以致我差点儿从车门摔出去。“这是干什么！”我大叫一声，猛地把车刹住。这时，我身后响了一枪，当我看到挡风玻璃上出现一片碎裂，而且中间现出一个小洞眼时，我吓呆了。我全身毛骨悚然，想从车子里跳下来喊“杀人啦”，但开枪的那个褐色头发的男子却用手枪枪管顶住我的脊背，喝令道：“不许动。”

我一动不动，问道：“你们想把我怎么样？”褐发男子说：“要是那个白痴没关照过你，那就没有必要现在告诉你……我们要的是你的车。”金黄头发的男子咬牙切齿地说：“我可不是白痴。”另一个

回答说：“你就是白痴……我们不是说定了由我对他开枪吗？为什么你先动手了？”金黄头发的男子反驳道：“我们也说定了你不碰皮娜的……你也先动手了。”姑娘笑了起来，说道：“我们完蛋了。”“为什么？”“因为现在他要去罗马告发我们。”金黄头发的男子说：“他那样做也好。”他从衣兜里拿出一支烟点着后就抽了起来。褐色头发的男子困惑地转过身对姑娘说：“我们究竟该怎么办呢？”我抬头看反光镜，见姑娘蜷缩在一个角落里，用大拇指和食指冲着我做手势，像是说：“干掉他。”我重又感到毛骨悚然；但我听到那褐色头发的年轻男子以坚信不疑的语气说：“不，某些事情只有干一回的勇气……现在我没情绪了，我干不了了。”我倒吸一口气。

我重又鼓起勇气说：“可你们要出租车干什么？谁给你们伪造执照？谁替你们重新油漆？”我深知没有人能回答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本来他们是决心把我杀了的，由于没有成功，所以就连劫车的勇气都没有了。不过，褐色头发的男子说道：“别担心，我们什么都有。”但是金黄头发的男子狡黠地说：“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三个人总共只有两万里拉和一把打不响的手枪。”这时我重又抬头看反光镜，看见姑娘又冲着我做那种可爱的手势。于是我说道：“小姐，待会儿我们回到罗马时，您那个手势会让您在牢房里多蹲几年的。”我转过身去，朝仍然用手枪顶着我脊背的那个褐色头发的男子喊了起来：“好哇，你还等什么呢？你倒是开枪呀，你这个胆小鬼，开枪呀？”在万籁俱寂中，我的声音显得洪亮，姑娘这次不无好意地指着我说：“你们知道在场的人中谁最勇敢吗？他。”她指着我说。褐色头发的男子好像在嘟囔什么，往一边吐了口痰，他打开了车门，跳下车来，走到我跟

前，挨着车窗，怒气冲冲地说道：“那么，干脆点儿，把我们带回罗马去，别告发我们，要多少钱？……”我知道危险就此结束了，就慢吞吞地说：“我什么也不要……我把你们三个直接带到雷基那·科埃利大街^①去。”应该承认，褐色头发的男子并不惊慌，他太绝望，而且非常恼怒。他只是说：“那我就宰了你。”我说：“你要杀就杀吧……不过我敢说，你杀不了任何人……而且我告诉你，我还会看到你、你的那个风骚的女人，还有他，你们就等着去扒牢房的铁窗吧。”他说：“好吧。”他声音很低，我知道他认真了，他真的往后退了一步，并举起了手枪。幸好，这时姑娘喊叫起来：“住手……你非但不给他钱，还拿手枪对付他……你会看到他溜掉的。”她一面这么说着，一面朝我身后靠，于是我感到她用手指头在我耳朵上轻轻地搔了搔，那两个男人没发觉。我心神不宁，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她很讨我喜欢，不知道为什么，我深信她也喜欢我。我看了一眼褐色头发的男子，他仍然用手枪顶着我，我偷偷瞅了一眼姑娘，她正用乌黑发亮的眼睛微笑着盯着我看，然后，我说道：“你们拿着你们的钱……我不像你们那样，我不是强盗……但我绝不把你们送回罗马去……我只带她回去，因为她是个女子。”我满以为他们会提出抗议，但出乎我的意料，金黄头发的男子立刻从车上跳了下来，说道：“一路顺风。”褐色头发的男子放下了手枪。姑娘轻盈地跳到我身旁坐了下来。我说：“那好，再见，我希望你们早日去蹲监狱。”说罢，我就用一只手操纵方向盘转弯，因为我的另一只手她紧握着，我不忌讳让这两个男人明白我之所以这样妥协

^① 罗马最大的监狱所在地。

的原因。

我回到大道上，一言不发地开了五公里。她一直握着我的手，这样我就够满足的了。现在我也想找一个偏僻的地方，尽管我的动机与他们不同。可当我停下车子，准备走进一条通向海边的小路时，她把我的手搁在方向盘上，说：“别这样，你干什么？我们去罗马。”我盯着她，说道：“今天晚上我们再去罗马。”她说：“我懂了，你也跟别人一样，你也跟别人一样。”她啾啾呜呜地哭起来，无精打采、冷冰冰、假里假气的，一眼就能看出她是在做戏，当我打算去拥抱她时，她一会儿倒向这一边，一会儿又倒向另一边，尽量不让我吻着她。我火极了，立刻恼羞成怒。我突然明白她是在耍弄我，而我在这次倒霉的兜风中，不但赔了汽油，费了时间，还受了惊；盛怒之下，我粗暴地推她，说道：“见鬼去吧！让你也上一次当吧！”她一点也不生气地立刻闪到一边。我重又开动车子，此后，直到进罗马城以前我们都没再说一句话。

到了罗马，我停住车，打开车门，对她说：“现在你下车吧，赶快给我滚，越快越好。”她似乎十分惊讶：“怎么啦，你生我的气啦？”于是我忍无可忍地叫喊道：“你倒说清楚，你曾想杀了我，你浪费了我一天时间，你耗费了我的汽油，让我丢了可挣的钱……我还不该生你的气？得感谢上帝，我没把你送进警察局。”知道她是怎么回答我的吗？“你真够狂热的。”说着，她神气活现目中无人地下了车，穿着那身蛇皮一样的紧身衣扭摆着朝圣乔凡尼城门走去。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在车水马龙之中。就在这时，有人上了出租车，喊道：“去人民广场。”

再 见

波尔多隆戈内是一座屹立在海边悬崖之巅的古老城堡。我离开的那天，正好刮西南风，顶着风走路都喘不过气来，万里晴空下阳光耀眼。也许是因为那西南风，也许是因为那阳光，也许是因为我获得自由后的激动心情，我感到有点晕晕乎乎的。当我走过院子时，看见监狱长在阳光下正与一个看守说话，我情不自禁地喊道：“再见了，监狱长先生。”可我立刻自悔失言，因为我明白不该说那声“再见”：那样说似乎意味着我还想再回监狱来似的，或者我深信自己肯定要回来似的。监狱长是个好人，他笑了笑，对我作了一个告别的手势，并当即纠正我说：“你是想说：永别了。”于是我重复道：“对，永别了，监狱长先生。”可如今为时已晚；傻话都已说出口，无法挽回了。

整个旅途中，我的耳边都不断地回响着“再见”那两个字，当我到了罗马回到家时，仍忘不了它。也许是我所受到的款待使我老想着我说过的“再见”那两个字：妈妈当然很亲切，可别人对我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我兄弟是个没头脑的小伙子，他正要

出去踢足球，只匆匆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哦，再见，鲁道尔夫。”

我那打扮得妖形怪状的妹妹甚至从房间里跑出来，大喊大叫地说，要是我在家里住下，她就走。至于我那位不爱说话的父亲，只是提醒我说，木匠铺里的位置没人占去，要是我愿意，当天就可以开始干活。总之，家里的人都走掉了，只留下我跟妈妈。妈妈在厨房洗午餐用过的碗碟。她小小的个儿，穿着破旧的衣服，直立在洗碗池前面，一头银发乱蓬蓬的，双脚因为患风湿病套着一双毛茸茸的大拖鞋，她一面刷洗餐具，一面喋喋不休地教训我，说实在的，虽然她是出于好意，但对于我来说，她的训导比妹妹的尖叫，比兄弟和父亲的冷淡更让人受不了。她对我说什么呢？都是所有的妈妈训诫孩子的那老一套，根本不考虑当初我是事出有因的，我伤害他人是为了自卫，要是没有古列尔莫作伪证，我在法庭上是说得清楚的。

“我的好儿子，你看，好逞强给你带来了多大的祸害？你就听妈一句话，妈妈是世上唯一疼爱你的人，你不在家时妈妈的痛苦胜过受苦受难的圣母，你听我的话，以后就别再那么逞强了，生活中宁愿忍受一百次他人的欺侮也不能逞强一次……动刀子伤人就会死在刀下，这你不知道吗？即使你有理，但你使用了暴力，有理也变成无理了……人们对耶稣施行暴虐，把他钉上十字架，可他原谅了他所有的敌人……你能不能比耶稣做得更好呢？”都是些诸如此类的话。我能对她说什么呢？说她说得不对？说是别人对我蛮横无理？说一切过错就在古列尔莫这个混蛋？说应该让另一个人去蹲监狱？最后，我没办法，只好站起身走开。

我本可以去圣特奥多罗大街的木匠铺，我父亲和其他一些工人在那里等我。但让我在出狱的当天，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似的，马

上就把制服脱下来挂在钉子上，穿上沾满油斑和黏胶的工作服，就像两年前似的，我可不干。再说，我想无忧无虑地享受一下自由，重新好好看看罗马，考虑考虑我眼下的处境。于是，我决定那天自己出去散散步，第二天早晨再开始干活。我们住在朱利亚大街那边。我走出家门，信步往加里波第大桥走去。

我在监狱时曾想过，一旦获得自由重新回到罗马，至少开始几天，重新看到一切事物时会觉得很特别：那么赏心悦目，那么新鲜，那么美好，那么诱人。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似乎我并没有在波尔多隆戈内待多久，而像是在拉第斯波利的海滨浴场度了几天假刚刚回来似的。那天，罗马刮着西南风，天气阴霾，天色像一块脏抹布，空气沉闷，甚至在石头房子里待着都感到疲乏。我漫步在街上，发现一切还跟以前一样，老样子，没什么新鲜的，也没什么欢乐：散落在街巷角落的废纸团周围的猫儿；用干树杈搭起来的公共小便池；写在墙上的“打倒”和“万岁”等标语；叉着大腿在店铺外面聊天的女人们；台阶上坐着瞎子或残疾人的教堂；装着无花果干和柑橘的小推车；销售登满美国女明星照片的杂志的卖报人。我觉得行走在街上的人们的脸庞都那么难看：有的鼻子太长，有的嘴歪，有的眼圈发青，有的面颊松弛。总之，罗马还是原来的罗马，罗马人还是原来的罗马人：跟我离开的时候别无二致。行至加里波第大桥后，我靠在栏杆上望着台伯河：它还是原来那样亮灿灿的、满满的、黄黄的，河上停泊着划艇协会的木筏，穿着短裤衩的胖子在练习划桨，总有无所事事的闲人看热闹。为使自已振作起来，我穿过大桥，到台伯河对岸的钦奎胡同里的一家饭馆去。饭馆老板季吉是在我世上唯一的朋友。我说过，我去那里是为了使自己振作起

来；而实际上离那饭馆不远的磨刀人古列尔莫的店铺对我也颇有吸引力。确实是这样，当我从远处看到那店铺时，我就气上心头：我先是浑身火辣辣的，然后，全身像冻结了似的，似乎要晕过去了。

我走进饭馆的时候，里面空无一人，我走到一个阴暗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并轻轻地叫了声正坐在柜台后面读报的季吉。他走了过来，当他认出是我时，就本能地拥抱了我，一再地说能重新见到我太高兴了；而我却感到很伤感，因为除了妈妈，他是第一个对我回来表示出几分温情的人。我满眼泪水，有气无力地坐下，而他在寒暄几句后就说开了：“鲁道尔夫，知道是谁告诉我你要出来了？哦，对了，是古列尔莫。”我什么也没说，但一听到这个名字，心里就很不平静。季吉接着说道：“谁知道他是怎么得知的……当然，他来告诉我时脸色真难看……他害怕：看得出来。”我连眼皮也不抬，说道：“他怕什么？莫非他没说实话？他不是尽了做证人的责任了吗？再说，不是有宪兵们保护他吗？”季吉拍了拍我的肩膀：“鲁道尔夫，你还是那脾气，你一点儿都没改……是呀，他害怕，因为他了解你的性格……他说他以为不会加害于你的：他们威胁逼迫他说出实情，他就照实说了。”我没吭声；而过了一会儿，季吉又说道：“看着你跟古列尔莫两个人成了死对头，我心里特别不好受，你知道吗？你说，你要不要我去跟他说你不恨他，说你已经宽恕他了？”我这才开始明白他想达到什么目的，于是我说：“你什么也别跟他说。”他小心翼翼地询问着：“为什么？你还恨他吗？都过了那么长时间了呀？”“时间是不存在的，”我说道，“今天我回到罗马，可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感情上受到的伤害时间是磨灭不了的。”“算了，”他坚持说，“算了，你不该这么死心眼……与

你有什么相干？……你知不知道人们唱的歌词：过去的已经过去了，该经历的也经历了，让我们把过去忘了吧；听我一句话，把过去忘了，我们喝一杯。”我回答说：“喝酒管喝酒，没说的：给我来半升……要干葡萄酒。”我说话口气严肃，于是他不再固执己见，站起身来取酒去了。

不过，当他拿了酒回来时，不愿马上给我斟酒，而是把酒壶放在一边，好像要跟我谈什么条件似的，严肃地问道：“鲁道尔夫，你不会干什么傻事吧？”我回答说：“倒酒，你别担心。”他还不放心：“你可得好好想一想：古列尔莫是个可怜的人，他有家，有妻子，还有四个孩子，得理解他的难处。”我再次说道：“你倒酒呀……你别管我的闲事。”这回他倒酒了，但动作很慢，总看着我。我对他说：“你去拿个杯子来……我们一起喝……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真正的朋友。”他立即接受邀请，给自己倒满了一杯，坐了下来，又说起来：“正因为我是你的朋友，我就得设身处地为你着想：要是我，就去古列尔莫那里，坦然地对他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像兄弟般握手言和，往后这事就不再谈了。”他把酒杯举到唇边，两眼盯着我看。我回答说：“亲兄弟反目成仇……你知不知道这句谚语？”这时候进来了两位顾客，他一口气喝下那杯酒后，就走开了。

我一边思考一边慢慢地喝那半升酒。得知古列尔莫心里害怕，令我心情很不平静，而且在我心里燃起一股莫名的怒火。“胆小鬼，害怕了。”我想。我使劲地攥着厚玻璃杯，就像是掐着古列尔莫的脖子一样。我心里想，他真是个懦夫，作了伪证害我白蹲了两年监狱，现在又托季吉来说情，让我宽恕他。我就这样喝完了半升